

“鲜黄鱼，鲜带鱼，买点哦？”

4月底刚来到家乡海门时，在我耳边时时萦绕的是这样的叫卖声。

转眼间立夏就到了。姑姑家住在三厂镇，是民族实业家张謇当年办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纱厂的地方。这一带的人家尽枕着河流，河边高高下下密密麻麻种满黄豆、蚕豆、豌豆。现在正是它们长势最葱郁的时候。一阵初夏的风吹来，拂动着门前的菜架，远近一片深绿、浅绿、老绿、嫩绿。不知不觉间，河边小路上自行车商贩的流动叫卖声已变为“黄豆、长生果(花生)、寒豆(蚕豆)、小豌豆(豌豆)，要不在？”

这天，饭桌上的内容极为丰富。姑姑照例清晨即起，当她扛着斜刀迎着朝阳从地里回来时，已汗湿重衫。顾不上擦洗，就提着篮子钻进了厨房。

遵姑姑之命，我摘了些芫荽。这时的芫荽已经老了，疯长成高高的一片，但顺着纤细的茎部捋下去，还有小且嫩的叶。说起来，在南方生活，就好像在古汉语的丛林里跋涉旅行。中国历史上几次南渡，中原人大量迁至南方，现

美食，在古汉语丛林中旅行

侯宇燕

在南方人的日常用语里仍保留下很多古语的活化石。就拿这芫荽来说，北方叫它香菜，哪及南方叫的“芫荽”古雅？可家乡人却把芫荽念成 xu(一声)。这又是什么道理？算了，不深究了，眼下重要的是用这芫荽嫩叶拌海地吕四产的海蜇皮，再浇上香喷喷的麻油。吕四是著名渔港，与海门市接壤。吕四处在长江口与黄海口的交汇之处，即两“口”分合之处。在汉语中，两“口”分为“吕”，两“口”合为“四”，因此，取名“吕四”。又是一次汉语的旅行！

我又兴致勃勃地搂着小筐钻入那片碧青中，挑选嫩豌豆和嫩蚕豆。蚕豆，原产亚洲西部和地中海沿岸，在中国的栽培历史悠久，最早的记载是三国时代《广雅》中有胡豆一词。宋人称之佛豆。而家乡人却叫它“寒豆”。这又有何历史渊源？或许由于它性味偏寒，故有此语？想着它们等会和着姑姑春天用芥菜腌制的盐齏一起炒得鲜嫩碧青，再撒上一把切得细细的小葱，抬上八仙桌后那扑鼻的清香，我的口水就涌上来了——齏，这又是个古词。查，指捣碎的姜、蒜和韭菜

搬家后需要把邮件地址改了，否则所订的报刊都要送到旧居去了。跑了三趟。第一次，找到旧居附近自己订报刊的邮局。被告知，订报刊哪里都能订，你这地段不归我们管，要换地址，要找新家，即你新居的邮局。跑到新居最近的邮局，被告知，我们没有这样的业务。你要找旧居送报刊所属邮局，才能更改地址。

终于找到了旧居所属邮局，这次对口的。办事的女同志要我填写更改地址的单子。心里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填完了，她要我交 16 元人民币。转 8 样报刊地址，每样 2 元钱。要现金。我没有现金。央求她是否手机付费，或者我加她微信，请她帮忙转一下钱。她板着脸，说不行。“你到一楼大厅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她说。

转去一楼营业所，一位矮个子的中年大叔说：“我不是上海人，你用普通话说。”待他明白了我的苦衷，即说，他身上也没有钱，但他会帮我想办法。一会儿，他拿来了十五块的纸币，和

末儿。唐朝韩愈说：“大学四年，朝齏暮盐。”可姑姑从坛子里取出的盐齏，却是一整棵腌制成灰绿色的芥菜，有点像北方人用大白菜“腌”的酸菜。后又查到古语有“齏盐”之称，指酸菜和盐。这就对了。不过古语的“齏盐”喻指贫穷，今天姑姑坛子里的“盐齏”，却是丰富调味料之一！

“回想吾家当年在浦东，光景有多少惨啊……”姑姑一边照着新炖上的百叶结红烧肉，一边絮絮地说起发生在六十多年前

念念不忘

肖辉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我加了他微信，然后将 16 块钱转给他。大叔的微信名是“念念”。——我永远忘不了这两个字！一刹那，这两个字，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袭击着我的感情。

我想起来了，我起先跑进营业所大厅时，这位大叔，就态度和蔼地迎接你，问你想干什么。你一头大汗，他和蔼安静，有着一股定心作用。也许，他负有邮局大厅引路指南的职责。可是，今天，他哪里仅仅是引了路。

“念念”，也许是他孙辈小孩的小名，也许是他的网名。我想说：念念大叔，我会对您念念不忘。常常，找路的时候，会碰见建筑工人，或者马路上的清洁工，问他们什么路，他们会立刻热情地指给你看。他们都不是上海人，因为在上海某地块工作，而比上海人还要熟悉该地块。他们的淳朴热情是我热爱上海的原因之一。

有无数个“念念大叔”在上海，为我们服务，为我们工作。让我们心生温暖，也心生祝福他们的愿望。



梦》里甄士隐梦醒，抱着女儿英莲来至街前看“过会”的热闹。

对艰苦岁月的回忆和在语词丛林中的探幽，在陆续到来的亲友们的欢声笑语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门外是一片柔密连绵的青枝绿叶，桌上满满当地摆着一碗碗热腾腾的美食，亲人们举起盛老酒的茶碗，相互祝福。

“吃呀，喝汤！”一双筷子挟着美食递过来，我碗里堆得尖尖的简直无法下筷。忽听得四叔喝着老酒发问：“你这次回老家，为啥不写写眼前的家乡！”

一句不经意的话，却令我醍醐灌顶。可不是吗？在这片葱茏的绿意里含着多少丰富的内容！这真是“隔花人远天涯近”了！

“就是老和尚坐在轿子里，从这个庙拜到那个庙。我背着三弟，轿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一直跟到杨泗桥。哎呀，我哭出声来，怎么不认得回家的路了？”我听着，想起《红楼



苗寨之晨 方忠麟 摄

在泛滥的油菜花黄中坚持土褐色的这条小道，绕过桑林，越过石桥；桥墩下河中水草们神话般披散头发舞蹈，电线杆列队走向地平线遥遥……

在这条小道的尽头，有一幢神奇的房子。在那儿，每隔几十分钟便有一阵铃声，震荡周围的空气。

蜜蜂样飞进去的孩子们(嗡嗡营营，忙个不停)几年后再一飞出来，便变成了玉色蝴蝶或者干脆就是——鹰！

乡村小学

俞玉梁

通过校外补习提前完成了初二物理的全科教程！至此，我不得不火烧蚂蚁般地开始四处寻找校外培训机构。然而，以盈利为目的的教育，即便一堂课花费几百多元，又能真正起到多少作用？渐渐，全面的科目扩展到了数理化的全科开花。看着她在完成不断加码的校内作业之余还要辗转于校外补习，不免担心她应接不暇。果然，睡眠时间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功课一不小心就做到了第二天，每天满打满算的睡眠时间还不足六个小时。中考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女儿又主动提出并坚持再早起一个小时。自此后，我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催促她早点就寝。有时我真觉得即便完成了作业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够让她拥有一整晚充足的睡眠。

孩子，不哭

穆茜

一的前二十，再到初二的五十，最后在初三时落到了七十几名。一向淡定自持的我，在家长会上亲见了教室黑板正上方张贴的“为中考而生！无悔青春”的大幅标语。在听到优秀学生家长分享自家孩子每天拼搏到午夜两三点的学习经历。在被班主任那场题为“考生全家总动员，搏好中考，搏出人生”的

激情演讲洗脑以后，我的的确确有被“震撼”到！原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如此癫狂。

女儿似乎并未传承到我家祖传性格，自初二理科难度大幅提升以后就一直倍感焦虑。物理上新以后，她告诉我新科目完全听不懂，而老师却宣布“基础概念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就直接快进了”，原来大多数同学在预初时已

七夕会

俞玉梁

课堂上洗手间和喝水都被嫌弃为是在浪费时间，我却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欣喜，相反愈加担忧起女儿的身心健康来。且看班级里愈来愈多的病假条纷至沓来的现状，实在不明白这种不顾健康的畸形拼搏又有什么可以值得开心与欣慰的呢？每一天我真诚祈祷的无非就只是一句：身体千万不要垮！

望着女儿日渐铁青的脸色与不再闪烁晶莹光辉的眼神，我很高兴中考终于结束了。管它考分几何，我只要一个健康快乐的女儿。成绩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衡量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中考结果可以算是人生的第一个里程碑，但并不因此就能决定一生的命运。我要对女儿说：孩子，不哭！相比考分，更难能可贵的是坚守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行动力。天道酬勤，脚踏实地的积累一定会成为人生最大的财富。加油！

在魔都，中考的残酷不亚于高考。于此说法，虽以往也曾有所耳闻，但未及亲历，体会终究不够深刻。今年女儿中考，7月19日查分，泪崩。自此以后，整日郁郁寡欢。我觉得 688 分的成绩还可以呀，可女儿却认为在牛娃遍地的徐汇区，这样的考分就算是已经“输出界”了。无论我多么真诚地告诉她对她的表现我已满意，她却始终是一脸“输了中考就等于输了人生”的表情。

我的“佛系”性格约莫是祖传的。外婆之于母亲的教育态度是“佛”意盎然的，母亲从小自觉优学，根本不用外婆操心就顺利考入了师范大学。母亲退休前一直是初中的语文老师，市一级教师，她对我采取的教育方式同样也是“放养”，向来秉持着“快乐学习，快乐成长”的教育理念。我从普通小学毕业，先后升入普通初中、区重

高中、二本高校。一路行来，劳逸结合，张弛有度，青少年时代过得充实而愉悦。以如今努力程度的标准来看，除了高三那年还有一些勉强能算得上是“刻苦”的日子以外，并没有属于宵衣旰食或呕心沥血的记忆，而我自觉好像也没有就因此蹉跎了岁月呀？

女儿比我优秀，幼时的她就曾为我们制造过各种的惊喜，六个月会叫“妈妈”，十一个月会走路，两岁多已会流利地背诵不下二十首的唐诗。从此刻刻意栽培，都是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小学时是校三好学生，初中时是区三好学生。幼升小时，我几乎没有做任何“功课”就把她直接送入了户籍对口的普小，五年中她不费吹灰之力地一直名列前茅。小升初时，民办学校和公办特色班的录取通知几乎同时而至，只因公办学校离家仅一街距离，我选择了后者。

没料到初中风云突变。自预初时的年级前五，变成了初

路行来，劳逸结合，张弛有度，青少年时代过得充实而愉悦。以如今努力程度的标准来看，除了高三那年还有一些勉强能算得上是“刻苦”的日子以外，并没有属于宵衣旰食或呕心沥血的记忆，而我自觉好像也没有就因此蹉跎了岁月呀？

女儿比我优秀，幼时的她就曾为我们制造过各种的惊喜，六个月会叫“妈妈”，十一个月会走路，两岁多已会流利地背诵不下二十首的唐诗。从此刻刻意栽培，都是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小学时是校三好学生，初中时是区三好学生。幼升小时，我几乎没有做任何“功课”就把她直接送入了户籍对口的普小，五年中她不费吹灰之力地一直名列前茅。小升初时，民办学校和公办特色班的录取通知几乎同时而至，只因公办学校离家仅一街距离，我选择了后者。

没料到初中风云突变。自预初时的年级前五，变成了初

1926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署名“润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第 179 期上，发表了题为《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内中一节，揭示了崇明上沙佃农饱受地主剥削、奋起反抗的具体事实。

大革命时期的 1926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为所长的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周恩来、萧楚女、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为教员。学员中的两个，是崇明青年陆铁强、俞甫才。

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列出专题，组织学员座谈交流各地农村现状。他在参加江浙组座谈时，听说陆铁强来自江苏省崇明县，便问，有崇明上沙发生过佃农抗租暴动，真有这事吗？陆铁强作了肯定的回答，说那时自己还小，是听大人讲的，于是说道开了。俞甫才跟着作了些补充。毛泽东边听边记，不时饶有兴趣地插问。会后还约见两人继续采访。

受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教导、影响，陆铁强、俞甫才思想升华，由衷信仰马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崇明最早的共产党人。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他俩被中共江浙区委任命为特派员，于 9 月下旬回崇明开展农民运动。得到消息，上沙连遭风灾蝗灾，收成大减，地主不顾佃农死活，强行按旧例收租，激起怨声载道。人心可用！两人立即奔赴上沙，联络五年前抗租暴动的骨干，动员农民组织农会，抱团斗地主实行减租。得到广泛响应，申请入会者多达万人。陆铁强、俞甫才向中共江浙区委提交了《崇明工作报告》，汇报了佃农遭受的剥削压迫、民国十年的抗租暴动、今年大灾地主照熟年逼租、佃农纷纷加入农会准备与地主斗。

这时毛泽东已来了上海，正在撰写《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看了《崇明工作报告》，加上广州采访两人的材料，悉心取舍整理后，作为江浙农村具体事实的典型写进了文章。文中写道：“崇明，长江口之一岛，岛之全域为崇明县，均长江泥沙沉积而成。岛之四周年涨新沙，因此沙田甚多，佃农甚多。”随之列举种种事实，证明“此地地主剥削佃农非常厉害”：

“每千步田(约合四亩)要纳保证金五十元。”

“每年耕种所用人工、肥料、农具、种子等均归农民自备。”

“秋收后每千步田要纳租谷五百斤甚至五百斤以上。”

“地主到农民家的时候，农民要请他吃好饭，不然便难再加租。”

“收租的秤，大概都在二十两以上。农民如稍反抗，马上送县究办。”

“农民若今年欠了五元租，明年就要你还十元二十元，又不得不还。”

因不堪地主的残酷剥削压榨，“农民之破产者年年有之。”毛泽东愤怒揭示。

濒临绝境的佃农奋起造反了。毛泽东继续公开他的调查材料：“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起了一个暴动，并没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们，他们自己成群的起来打毁警察局，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

这场暴动声势浩大，影响广泛。大闹县署那天，万余佃农潮水般涌向县署，扁担如林，吼声如雷。县知事被这山呼海啸般气势吓破了胆，终于答应了减租条款。至为可惜，不过二三年，抗租暴动成果付诸东流，毛泽东总结教训：“后因团结不固，首领被捕，以致失败。”笔锋转向眼下，“今年江苏遭了普遍的旱灾，田亩减收，上沙地方每千步田农民只收谷三四百斤，而地主缴租却坚持要照旧例缴五百斤。地主且以《佃业维持会议决》以欺农民，于是农民恨地主愈深。”

他从陆铁强、俞甫才《崇明工作报告》得悉，在共产党领导下，崇明的农民运动风发云涌，势不可当，满怀信心写道：“暴动又将发生了。”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准确预言：

崇明县农民协会宣告成立；一批农民运动骨干加入了共产党，崇明最早的党组织诞生；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崇明农民自卫军组建；七千佃农示威游行，通过议租大会迫使地主减租；打开恶霸地主粮仓，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

